



魅丽优品
Merry Product

丁锦年

记忆是 崩落的沙

她是影中囚鸟，
他是风中苍鹰，
他为她踏碎星光，
折断细锁，
还她最纯净的苍穹。



知识出版社

记忆

是崩落的沙

锦年

著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是崩落的沙 / 锦年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6.6

(魅丽优品系列)

ISBN 978-7-5015-9171-8

I. ①记… II. ①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43629号

责任编辑: 王 宇

责任印制: 魏 婷

装帧设计: 齐晓婷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660 mm × 960 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58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15-9171-8 定价: 26.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序 章 记忆是崩落的沙 001

第一章 被埋在心底的你 007

第二章 我不能住进你眼里 031

第三章 旧人重逢 059

第四章 再见是否红了眼 083

目录

contents



第五章 爱一个人的时候	109
第六章 没有那么洒脱	135
第七章 褪去倔强的躯壳	161
第八章 你远去的背影	187
第九章 你曾是我的光	211
番外 借我你的一生	229

序章

记忆是崩落的沙



有关你的回忆是用细沙筑起的城堡，一场暴雨过后，城堡崩塌覆没，从此所有的路秦月离都一个人走。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秦月离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梦。

梦里是周而复始的黑暗，每当她忍受不了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丁点的亮光。

但是她顺着亮光的方向走过去，就会发现，她又回到了七岁那年，她正端着削好的水果，往房间跑的时候，就撞见了站在楼梯口惊慌失措的苏枕白。

他的目光看向秦月离，就像一只惊慌的鹿，依然是那样黑白分明的瞳孔，依然是那样纯净无害的眼神，但是他身体轻微的颤抖出卖了他。

彼时，秦月离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那样看着他：“枕白哥哥，吃了水果再走吧。阿姨削了很多呢，我吃不完的。”

其实当时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她总觉得他看

自己的目光不太寻常。

不是平时看妹妹那样和善又关切的目光，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慌张。

如果是现在的秦月离，大概能够一眼就看穿他眼睛里的歉疚，但是当时的她还不能。彼时只有七岁的她，还是别人眼里的小公主。实际上，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只是谁都可以欺负的可怜虫。

她是女孩，却有一个疯了一样期待孙子的奶奶。她的母亲在生下她的时候难产，最后失去生育能力。所以，奶奶把失去孙子的罪过都强加在她身上，从小到大都没有对她笑过。

而她父母都是只重事业、不顾家庭的那种人，事业风生水起，忙起来就好像她是透明的一样。他们不知道她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对奶奶冷脸的时候是多么害怕与紧张，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当她在学校里被很多孩子围着骂“没人要的讨厌鬼”时心里的那种绝望。

当时的她真的很懦弱，懦弱到不知道什么叫反抗，所以总是被欺负。

但是她连哭都是一种罪过，每次她一哭，奶奶都会拿戒尺抽她的手心：“女孩子就是一点用都没有，动不动就哭！生下来就是灾星！不许哭了！”

她麻木地挨打，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灰色的，没有一点生气。

是苏枕白给她的世界带来了第一抹光亮，他是附近“野孩子”的头头，有“野孩子”起哄说秦月离是有钱人家的娇气鬼，让所有人都不要跟秦月离玩。只有苏枕白，友好地朝秦月离伸出手，柔声询问：“别害怕，你叫什么名字？”

在那样温柔的目光里，懦弱的秦月离第一次有了回答的勇气：“我，我叫秦月离。”

也是从那一天起，秦月离的生命开始有了不一样的颜色。

她一直以为，也许她的人生会就此改变，她会有很多朋友，过上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她把苏枕白当成了最重要的人，哪怕只是他送她的一只草蚂蚱她也会小心翼翼地放进保险箱里。

但是，在她打开保险柜跟苏枕白展示了自己收藏的草蚂蚱之后，他从那个保险柜里偷走了与草蚂蚱一同存放着的十万块钱。

秦月离看着他怀里塞着一包东西，仓皇地看了她一眼，顾不上回应，就像疯了一样跑出她家大门。当时秦月离还在想，他或许是有什么急事吧。

但是她心里已经隐隐有种预感，奶奶嘴里经常念叨：“‘野孩子’都是没教养的，偷东西也是家常便饭，你不要再跟他们来往了，他们靠近你都是为了钱！”

一开始她特别反感奶奶对自己朋友的这种态度，她固执地相信，那个让她不要害怕的少年，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但事实是她错了，错得离谱。当她回到房间看到只剩下一只草蚂蚱的保险柜时，心里忽然一下就空了，她没有哭，只是把保险箱的门关上，重新上锁。

不知道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秦月离的心好像也上了一把大锁，沉甸甸的。

她还记得后来奶奶追问保险箱里的钱去哪儿了。

她哭红了眼睛却固执地咬紧牙关：“我花了。”

“十万！这么多钱你花哪儿去了？你是不是给那些野孩子了？”奶奶愤怒地拿着戒尺，又一次抽在她的手背上。

她忍住了没哭，只是拼命摇头，眼泪拼命滚落下来：“没有，真的是我花掉了！”

“那你买了什么？你花钱干什么了？你说得出来吗？”奶奶被倔强的她气得全身都在颤抖，又狠狠地抽了一下她的手心。

她跪在地上，不再吭声，一副到死都不会再多说一句的架势。

奶奶把她从地上拽起来，一直拉到门外，然后一声冷喝：“给我跪下！”

小花园里有一条石子路，她要跪的就是那条石子路，跪下去的时候感觉有无数根针扎在膝盖上，钻心地疼。

“如果你不说实话，就一辈子跪在这里！”奶奶留下这句话就回了屋，狠狠地把门摔上了。

秦月离安安静静地跪在石子路上，路灯清冷，纤弱又瘦小的背影看着就让人揪心。

但是，她整整跪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把苏枕白供出来。

她在等，在等苏枕白来救她，在等他给她一个解释，在等他主动跟她说

一声对不起。

当时，虽然绝望，虽然感觉心上被人剜了一刀，但是，她仍然固执地想，只要苏枕白道歉，她就同意继续和他做朋友。

只是她没想到，最后她什么都没有等到。她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身娇体弱的她，差点就死了。

苏枕白却就此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如同他的突然出现一样。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成了她生命里的梦魇，让她日复一日地在夜里惊醒。

第一章

被埋在心底的你



其实最折磨人的不是别离，而是美丽的回忆，让人很容易站在原地，以为回得去。

01

提起秦月离，大部分人都会用几个词语来形容：冷血、高傲、不近人情。总之，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她的家世显赫，但是依然没有人喜欢和她这样的人成为朋友。

所以秦月离一个人独自走过了漫长的十年。

一直到了大学，原本家里安排她出国，但是奶奶一道禁令下来，全家就都不再提这件事，奶奶觉得，女孩子出了国心就飞出去回不来了，本来就养了个赔钱货，没道理还花钱送到国外去赔钱。

秦月离也不争辩，国内和国外对于她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因为不管生活在哪里，她都没什么朋友。

她觉得上了大学之后自己大概还是会重复之前的生活轨迹，继续孤独下去。只是她没想到，室友之一的苏夕雅从入学开始便对她表现出了莫大的热情，每次吃饭或者上课都会叫上她，经常会有事没事找她聊八卦，虽然秦月离一般情况下都没有给她什么好脸色，但是她还是一样乐此不疲。

其实她知道苏夕雅为什么对她热情，因为苏夕雅家境普通但是特别喜欢和有钱人来往。每次当苏夕雅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些贵重的礼物时，她便会开始孜孜不倦地向他人炫耀以此获得愉悦。

本来秦月离不想理这样的人，但是大概是她觉得自己再这样孤独地生活下去或许会疯掉，所以，在疯掉之前，她还是尝试着接纳了苏夕雅。

在苏夕雅生日的时候，秦月离送了一个她一直梦寐以求的名牌包包。

交这样的朋友或许更简单点吧，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利用彼此之间的一点友谊换回自己的一点利益罢了。

比起那种一边说着只是想和她做朋友，一边觊觎她的钱的人，苏夕雅这样的人还算是坦诚得可爱了。

秦月离这般想到。

这时候，苏夕雅一脸兴奋地抱着秦月离的胳膊跟她说道：“阿离！我听我朋友说月下酒吧来了一个特别帅的驻唱，唱歌也特别好，我跟他们约好了今天晚上一起去听他唱歌，你也一起去吧。”

秦月离皱了皱眉头，看了一眼自己手里还没来得及整理的学习资料，刚想拒绝，就被苏夕雅打断了：“阿离，别急着拒绝我！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每

天除了上课就是吃饭睡觉，过得快跟尼姑一样了，出去玩一圈人才不会发霉！”

秦月离还是摇头：“我资料还没写完。”

“没事啦，老师说了给我们两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不急。只是一个晚上而已，不要紧的！”

在苏夕雅的软磨硬泡之下，秦月离举手投降，不情不愿地跟着她一起出了门。因为目的地是酒吧，所以不敢叫家里的司机，只能打车过去。

苏夕雅还显得有点失望：“让司机来接你多好啊，你们家的车一定很好吧，开出来多威风啊。”

秦月离淡淡瞟了她一眼：“那是我父母的，不是我的，我也不能随便用。”

“那你为什么不买一辆，你买辆车应该也很容易啊，反正你都上大学了，买辆车代步也不过分啊，国外的富二代不都是上大学就买车的吗？”

秦月离选择了闭嘴。

事实上，秦奶奶真的恨不得她去哪儿都走路，锻炼她“男孩一样”的意志力。虽说现在生活费是父母直接打到她的卡上，所以住校时间她经济和行动上都相对自由，但是想要动用家里的东西，或者买什么大件的東西，还是要经过奶奶那道关卡。一旦有哪里忤逆或者触怒了奶奶，那么可能她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过得很不好受。

总之，一言难尽。

一路上，苏夕雅又开始聊起她那些有钱朋友的事情，直到下车她才停下来。

酒吧门内传出的劲爆音乐声让苏夕雅突然两眼发光，放弃了刚才没有说完的话题，转而对秦月离催促道：“阿离，快点快点，这地方好像很不错啊。”

但是秦月离听到这音乐却只是皱眉，她不喜欢喝酒，也不爱跳舞，来酒吧这种地方真的是纯属遭罪，如果被奶奶知道了弄不好又要被一顿臭骂。

只不过看到苏夕雅那么开心，她也只好把心一横，跟着她一起进了酒吧。

灯光昏暗，舞池里挤了很多，人，浓重的酒味刺激着她的脑神经，劲爆的音乐更是震得她头疼。

苏夕雅倒好像找到了自己的梦想之地一样，拉着晕乎乎的秦月离一路穿过人群，一边赞叹道：“之前我都活得太乖了，从来没见过酒吧这种地方……今天真是开了眼界了。”

秦月离白了她一眼：“没来过，电视你也没看过吗？”

苏夕雅被她一噎，也不生气，就是耸肩笑笑。

苏夕雅的朋友包了一个雅座，但是位置比较偏，看舞台都只能看一个边

角，而且原本只能坐六七个人的位置，硬生生地被塞了十几个人，靠背、扶手甚至茶几，能坐人的地方全坐满了，皮沙发都被压得变了形。

她们刚走过去的时候，那群人正在三三两两一组地划拳喝酒，看见苏夕雅带着秦月离过来了，一个领头的黄发少年马上吹了个口哨：“阿夕真的带着大小姐来了啊！”

紧接着身后的一群人也附和道：“秦家的大小姐啊，这种有钱人居然还能跟我们玩在一起，真是‘亲民’啊。”

黄发少年上下打量了一下秦月离，中长的黑发，眉目清秀漂亮，但是打扮规规矩矩的，身上穿的裙子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的，只是很合身。

他打量了好一会儿才收回目光，然后又朝身后的一群人喊：“既然今天有秦家大小姐在，那今天我们可以尽情点酒了，想喝什么？让大小姐买单！”

秦月离愣了一下，完全听不懂黄发少年的逻辑：“为什么要我买单？”

黄发少年一脸诧异地回过头来看着秦月离：“我说大小姐，您家那么有钱，这几瓶酒喝不穷你吧？况且今天大家初次见面，叫你请顿饭也不过分吧？”

苏夕雅有点紧张地拉了拉秦月离的衣袖：“阿离，宋哥不好惹的……”

秦月离还是冷着一张脸：“我只是阿夕的朋友，跟你们这些人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你们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自己掏钱，我一分钱都不会出。”

秦月离当然知道这些人的想法，一旦这一次她请了，以后被黏上了，真